

日本一些地方为死亡的侵略者建立纪念碑

公然颂扬侵略战争为“圣战”、死亡的侵略者为“英烈”

新华社东京讯 近年来，日本一些地方建立了“慰灵碑”、“遗品馆”等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树碑立传，颂扬侵略战争为“解放被奴役民族”的“圣战”。

记者于9月4日到宫崎市内的宫崎县护国神社和福冈市的谷公园，见有为侵略者建立的“慰灵之碑”、“遗品馆”及“大东亚战争战死者之碑”等。

宫崎县护国神社位于宫崎市内的宫崎神宫东侧，神社门内两侧有两柱石雕的“慰灵灯”，灯柱上分别刻着“英灵永存”和“日本不灭”。门内右侧是神社管理办公室，左侧是“遗品馆”，馆内陈列着日本侵略军用过的武器、军装和各种用品以及战死者名册，等等，馆内挂着一块横匾，上写“英灵显彰”。陈列品的许多说明都与日军侵华有关。在遗品馆外边，建有一座“慰灵之碑”，这座石碑是大理石的，建于1984年3月。碑的正面写着“台湾步兵第一联队宫崎县出身战死者”。碑下方的碑文称这些战死者为“忠勇义烈之士”，“为护国而捐躯”，等等；并且称过去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为“大东亚战争”。在“慰灵之碑”旁还有一座“镇魂”石碑。

请
中
今
日
日
本
军
国
主
义
分
子
的
刑
道
活
动

如
量
不
可
三
战

据了解，每年8月15日和春、秋两季，当地一些政界人物和死者家属等都到护国神社参拜。神社内的“慰灵之碑”是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建成的。

在福冈谷公园内的原日本陆军墓地上建有“大东亚战争战死者之碑”、“支那事变战病死者之墓”、“满洲及上海事变战病死者之墓”、“青岛及西伯利亚战病死者之墓”、“拉孟云南地区战死者之碑”等十几座歌颂日本侵略者的巨大碑墓。其中“大东亚战争战死者之碑”上刻有长篇碑文，歌颂军国主义侵略者，赞扬过去的侵略战争为“圣战”等。这座碑建于1982年5月。当地一些群众和团体坚决反对为侵略者建这样的碑墓，并强烈要求撤掉碑文。当地政府为了缓和群众的反对情绪，后来又在碑下“补正”了一块碑文，表示今后不再走战争道路。但是，当地反对建碑人士指出，这种“补正”根本不能改变、也不能掩盖建碑的目的。

“拉孟云南地区战死者之碑”是1984年9月新建的。据了解，目前日本一些县都建立了这类碑和墓，而且都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有力支持。

(张焕利 9月6日)

新华社东京讯 记者于9月5日查实，京都灵山护国神社立有14块歌颂日军侵略者的纪念碑。

京都灵山护国神社是京都市设立的神社。神社的入口处写明：“这座神社是为奉祀幕末、维新中殉难的志士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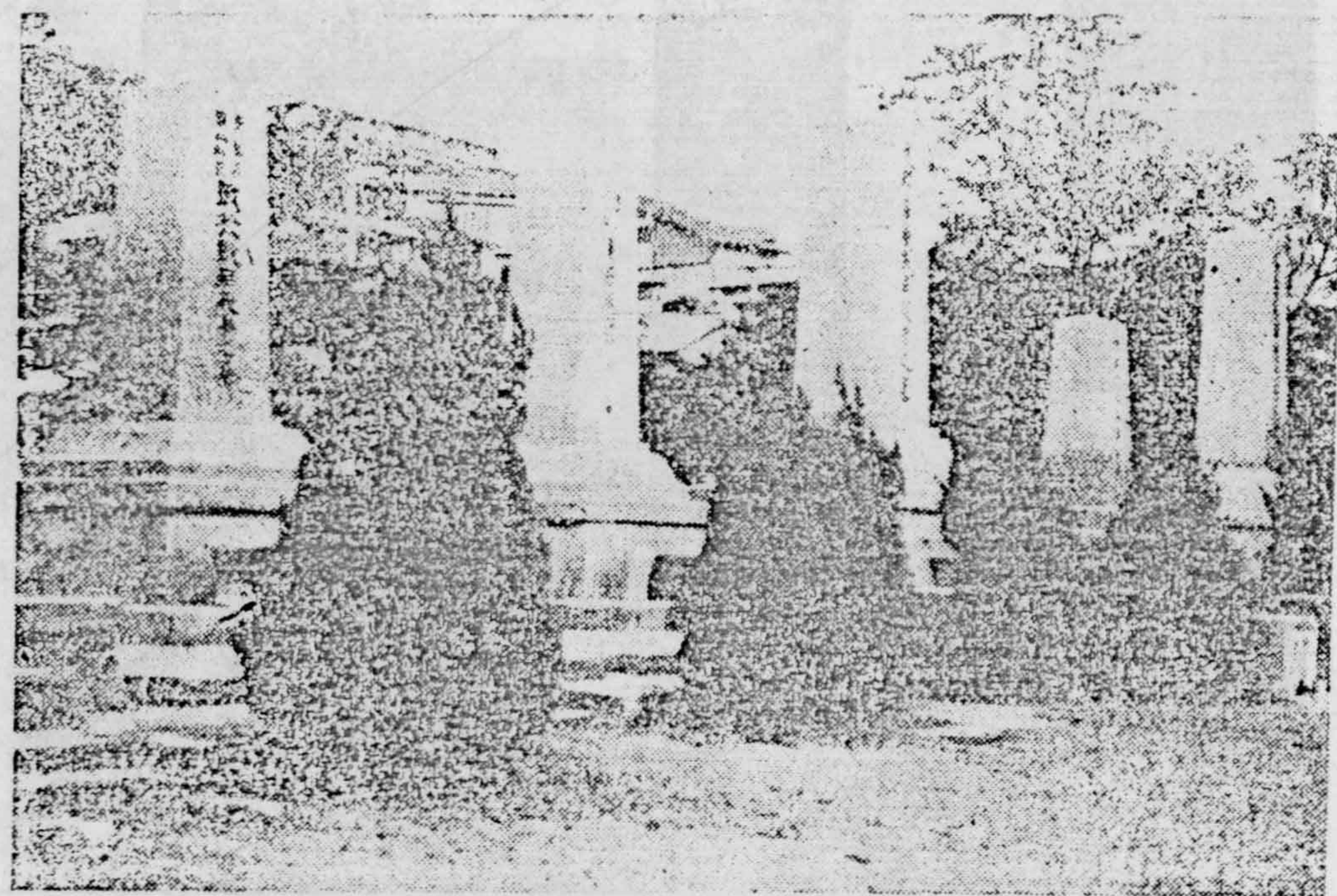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京都府出身的英灵而建立的。”神社里高挂一面太阳旗。神社四周立着大小不一、形态各异的所谓“慰灵碑”、“显彰碑”。碑文吹嘘日军××部队在中国××地方或缅甸立下了“赫赫战功”。大多数只写有简单的碑文，如：“第23野战防役给水部战歿者慰灵碑”、“北支(华北——记者注)冲绳战役勇士慰灵碑”。其中的一块“陆军特别飞行员见习士官之碑”是日本前首相佐藤荣作题写的碑文。

打着促进对华友好的旗帜 竟为侵略者建纪念碑采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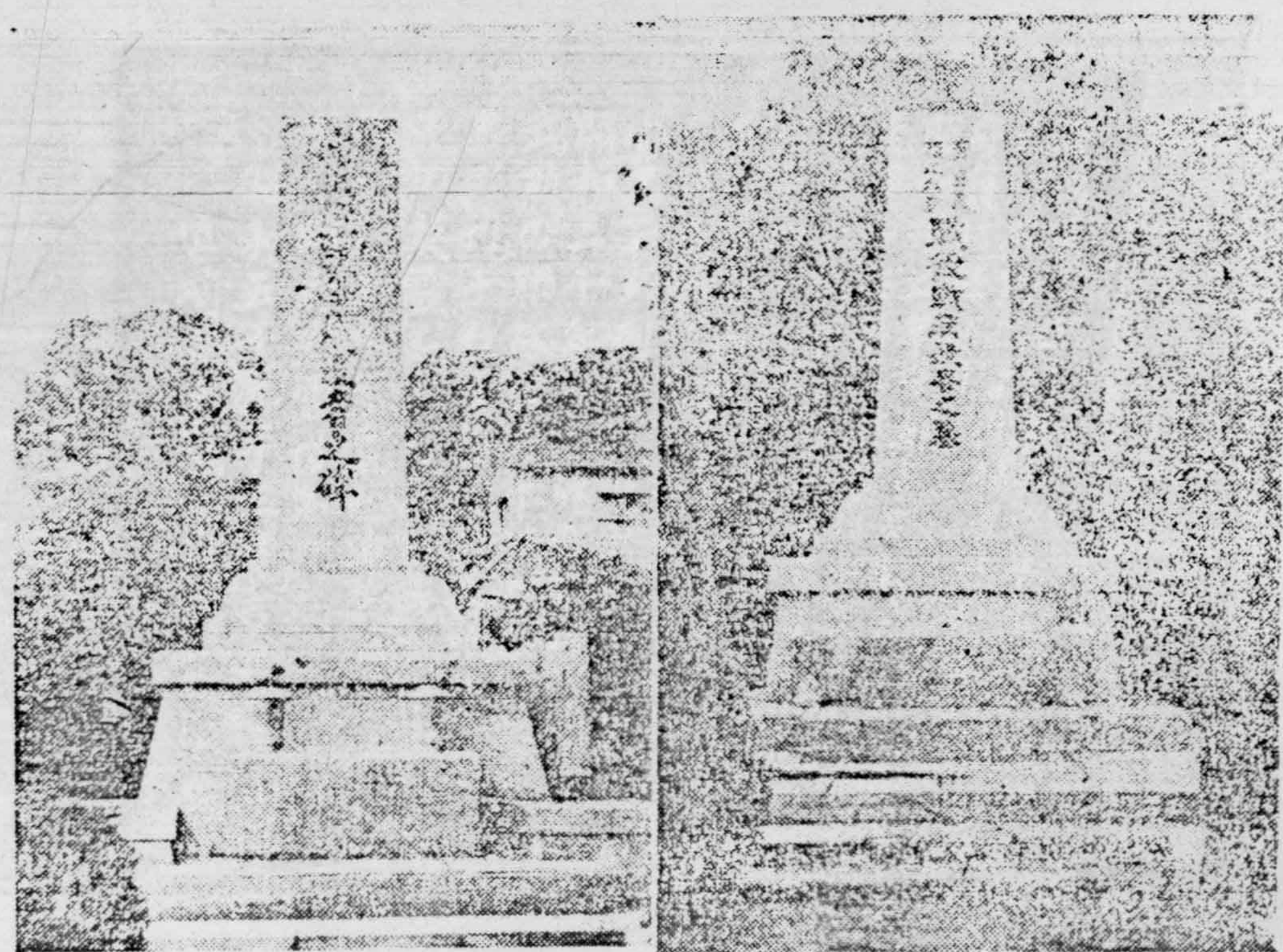
立碑者大多数是原日军部队的生存者结成的××会。立碑的时间大多数没有注明。有几块注明是在1970年至1985年之间建立的。据了解，有不少是近几年新建的。碑的石料基本上都未注明来源。只有一块“第116师团卫生队显彰碑”注明是“第116师团卫生队安庆友好促进访华团1979年4月从中国安庆采来的石头”。它打着友好旗帜访华，竟将中国石头用来为日军侵略者树碑立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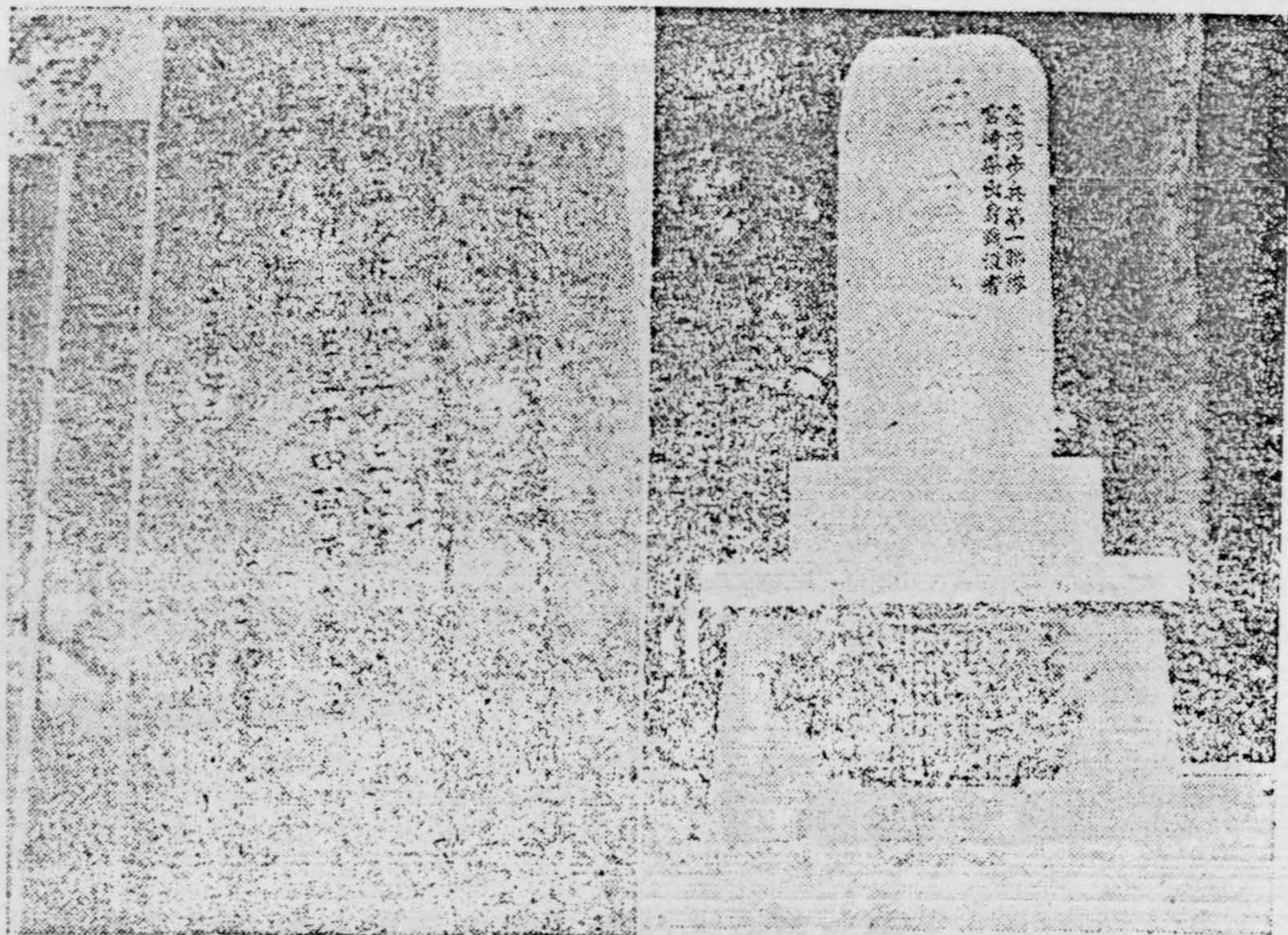
据京都华侨总会的人讲，其他一些县的神社等地也有这种纪念碑。

(祝寿臣 9月5日)



福岡市の谷公園内为日军侵略者所建碑、墓的一部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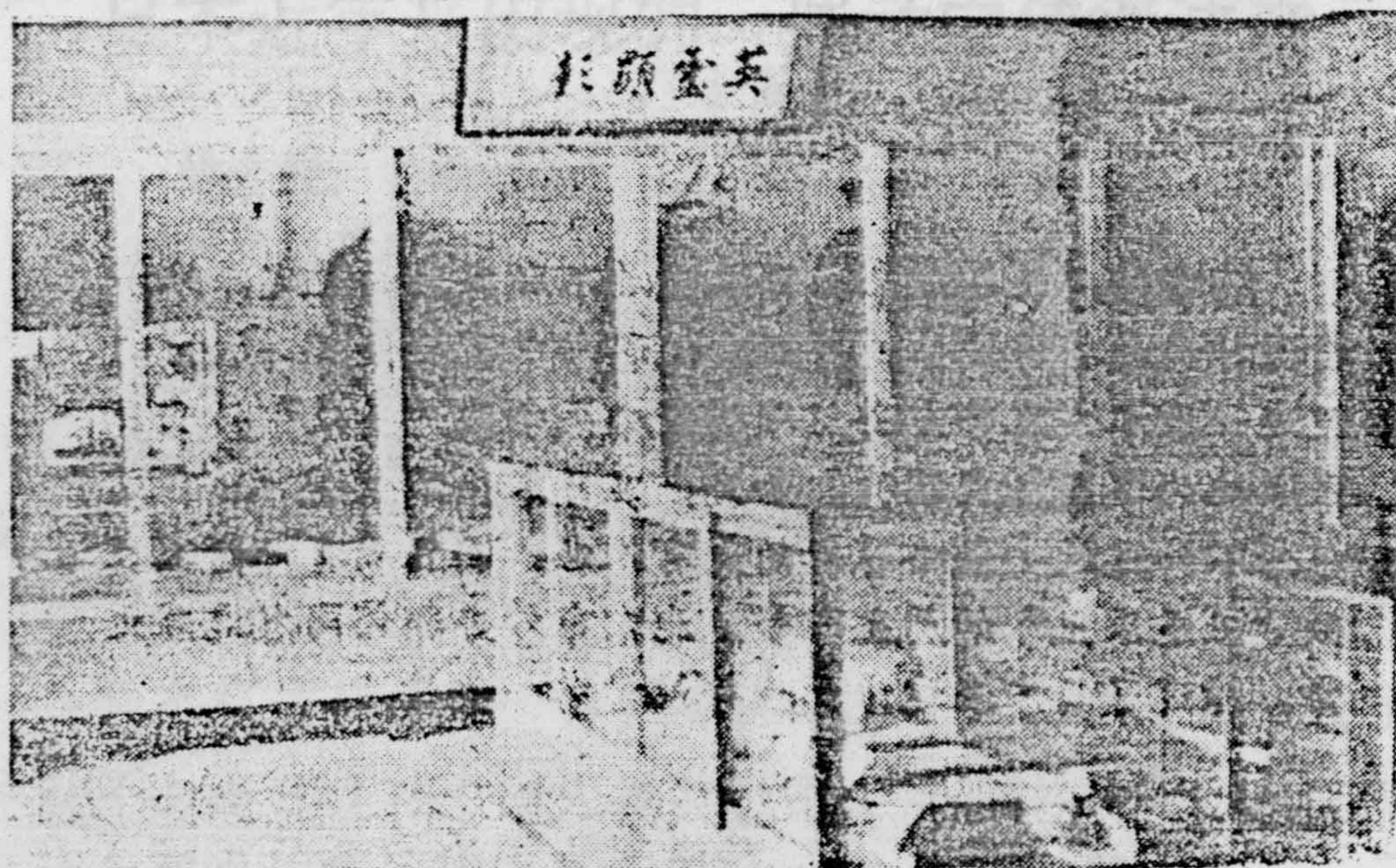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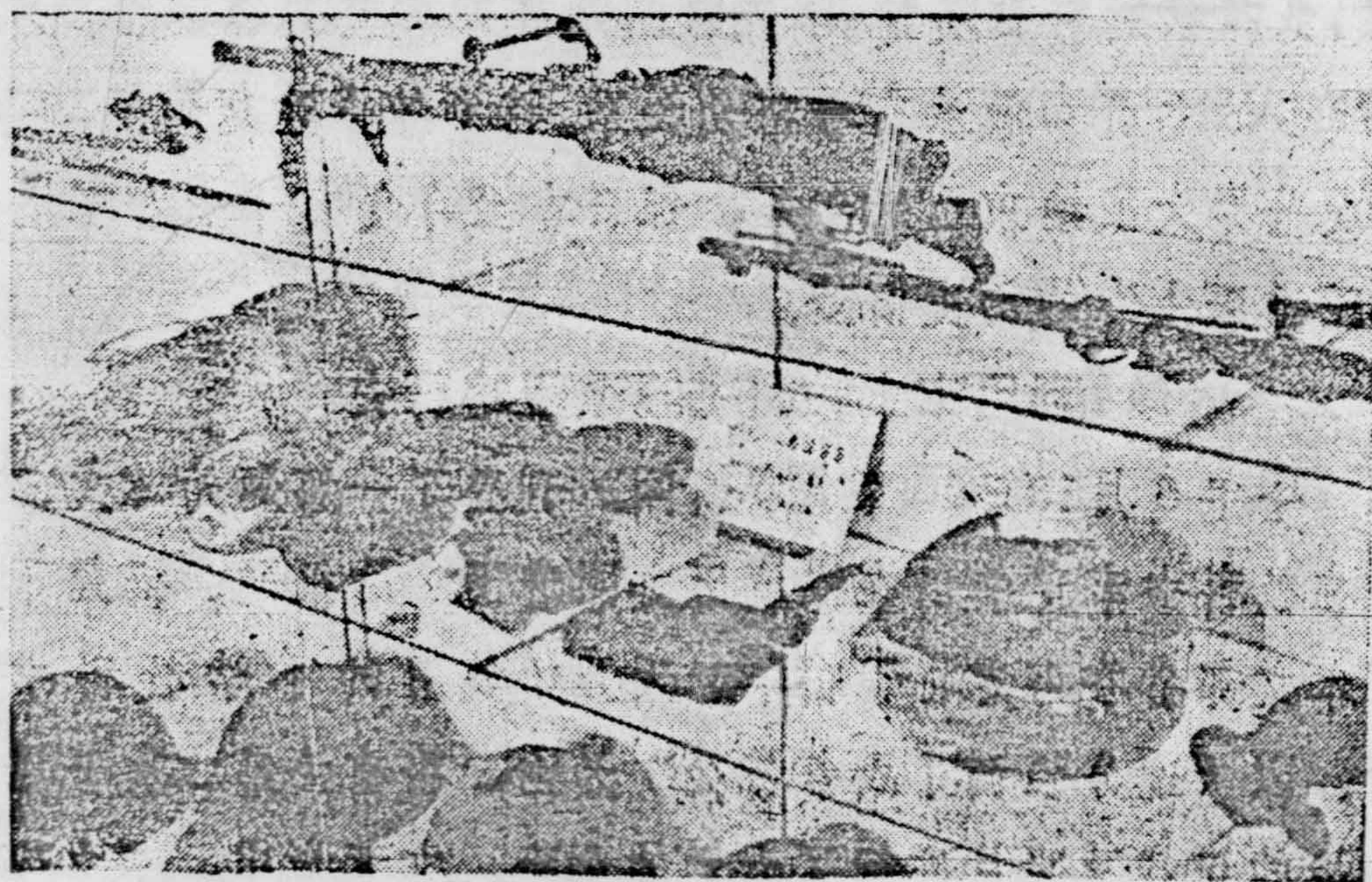
左上为福岡市谷公園“拉孟云
南地区战死者之碑”背面的碑文。

宮崎县护国神社內的“慰灵碑”
(右上) 及碑上的碑文(下)。





宫崎县护国神社“遗品馆”内的部分陈列物。



(照片均为张焕利摄)

日本近年来出现的一些动向值得注意

编者按：长期以来，日本当局不顾宪法的规定，维护靖国神社的特殊地位，并删改教科书中有关侵略战争的记述；日本右翼势力公然颂扬侵略战争为“圣战”，明目张胆地为军国主义招魂。今天，在日本，不仅忘记了或根本不知道过去侵略罪行的大有人在，而且确有一些人在做“王道乐土”的历史旧梦。北京市外办郭伟同志这篇文章，综述了日本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一些情况。

日本广播公司的一位记者说，在日本，有些青年人根本就不知道日本对中国人民犯过罪；有些老年人，甚至参加过侵华战争的人也忘记了过去的罪行，不认为那是侵略，而认为是帮助。这种情况的出现，同日本当局长期来对侵华战争的态度和做法有着密切关系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40年了，但日本至今仍有一些人在做“王道乐土”的历史旧梦。

利用审定教科书篡改侵略历史

今年6月13日，《东京新闻》刊登了一篇题为《文部省在教科书审定中仍在掩盖历史阴暗面》的报道，揭露了日本文部省在审定将于明年春天开始使用的小学教科书时，以“过分强调了战争情况”为由，将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载及照片进行了大量的删除。文章指出，“文部省的真实意图在于想掩盖历史的羞耻”，尽管这样做“三年前曾招致国际舆论的谴责”，但文部省“丝毫没有改变”

其态度。

日本文部省在教科书审查中篡改侵略历史，不仅同自民党历届政府执行政策有关，而且问题的根子很深，非自今日始。

文部省从1948年开始审定教科书以来，对于社会科（包括历史、政治、经济、伦理等等）的教科书提出的“修改意见”，多属于历史事实和大的是非问题。早在1955年，当时的首相鸠山一郎公布了一项题为《令人忧虑的教科书》的文件，说教科书上关于日本向“大陆侵略”的记述，把日本描绘成“东洋鬼子”，“为日军失败拍手叫好”，这“不能叫作日本的教科书”。接着，1956年自民党向国会提出严格审查教科书的法案，加强了对教科书的统制。1962年，首相池田勇人等又提出“树人政策”，强调培养“爱国心”。1966年，文部省在为教科书提供的“指导纲要”和其他文件中，又要求在教科书里强调天皇的地位，培养学生“对（国家）象征（即天皇）的敬爱之念”，强调要向学生灌输“向海外发展的使命感”等等。这样，使文部省在教科书审查工作中形成的一整套措施、制度更加“定型化”了。

大平正芳内阁时期，首先由自民党机关报《自由新报》发难，仅在1980年1月至8月就发表了19篇关于“教育正常化建议”的论文；随之，政界、财界、学界的右派保守势力掀起了大规模的“教科书纠偏运动”。以1982年高

中一年级用的《现代社会》课本为例，21种送审本被修改、删除或强制增添内容达1万余处。有关“侵略”等词被改掉，诸如“帝国主义”之类的用语都不准出现，连有关原子弹受害的插图也被删去，以消除反战思想。今年6月，文部省又以“就南京大屠杀事件而论，被杀10万人此一数目并非已获证实”为由等，下令把小学六年级社会科课本所列的“南京大屠杀”被害人数删除；同时，就“九·一八”事变的记述，称“事情有种种前因后果”，“不能说发动战争”，指示据此修改。由此可见，在日本，要赖掉侵略旧帐，非一日之谋。

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为军国主义招魂

1982年7月29日，自民党宪法调查会再次提出国家有责任保护靖国神社，将靖国神社由民间机构升格为国有机机构。这是1969年来自民党第五次向国会提出《靖国神社法案》，只是由于在野党的反对而未能通过。但由政府官员参拜供有以东条英机为首的14名甲级战犯、象征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，已逐渐作为例行公事固定下来。

1978年和1982年，当时的首相福田赳夫和铃木善幸不但参拜了靖国神社，而且还在签名簿上写下了“内阁总理大臣”的职衔。1983年和1984年的8月15日，中曾根首相同样也出席了“追悼战死者”仪式并参拜了靖国神社。今年8月15日，中曾根首相更无视参拜靖国神社“有违反宪法的嫌疑”这一政府统一见解，强行以公职人员身份参拜

靖国神社。以内阁总理大臣资格正式参拜靖国神社，这在战后的日本还是第一次。

另外，日本右翼分子为恢复“帝国日本”的精神传统，公然颂扬侵略战争和为战争罪犯树碑立传。1982年8月日本上演的一部《大日本帝国》影片，歪曲历史，借群众之口高呼“东条首相万岁”，明目张胆地为战犯东条英机翻案。东京池袋区政府还在东条等战犯受绞刑的地方修建了纪念碑。在福冈市中央的一座“大东亚战争阵亡者之碑”的碑文，竟赞扬这场战争是“一场为了自存自卫和解放被压迫民族的圣战”。福冈市美术馆还特意为甲级战犯广田弘毅雕塑了一座全身铜像。曾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为甲级战犯的日本前首相岸信介，居然募款5,000万日元建立“满洲建国之碑”，还为此成立了“满洲建国之碑建设会”，并亲任会长。岸信介在谈到“满洲建国之碑”时，说什么当时建立满洲国“是想建立五族协和的理想国家，完全没有殖民地的想法”。今年6月15日，原日本自民党政调会长根本龙太郎在“日中人才交流协会”致词中谈到“满洲国”时，公然声称：“我想把在大陆未能实现的梦变成现实，倾注全力重新实现健在的诸位在大陆的梦。”

公开强调要把日本建成“政治大国”

日本统治阶级对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走上军国主义、帝国主义侵略战争道路这段历史，只承认战争结果是失败了，但整个历史仍然是日本民族的“伟业”。包括吉田茂、

佐藤荣作、田中角荣、三木武夫、福田赳夫、大平正芳，直到铃木善幸等日本历届首相，没有一个肯在国会等正式场合承认日本发动过侵略战争。即使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关头，当时的首相田中角荣也不肯明确承认侵略过中国，仅表示了“过去几十年”“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”这样轻描淡写的“反省之意”。虽然现任首相中曾根康弘在1983年2月回答在野党国会议员的质询时，承认了当年日本对中国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，但也正是他，不仅出席了8月15日的“追悼战死者”仪式，第一次以日本首相的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，而且作为现职首相还第一次公开宣称：“今后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的发言权，增强日本不仅作为经济大国，而且作为政治大国的分量。”

在防卫问题上，中曾根突破和平宪法和限制武器出口原则，强调加强日美军事合作，不仅允诺向美提供军事技术，还公开宣称战时要封锁海峡，变日本列岛为“不沉的航空母舰”。据报道，为了进一步从军事上武装日本，中曾根还打算突破防卫费占国民生产总值1%的限额，有计划地大幅度地增加军费支出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，日本的军需工厂有850多个，而现在已增至约2,500个，武器生产发展速度比西欧国家快1倍。从1972年至1984年，日本的军事预算增加了4倍，增长速度居资本主义世界首位。

与争当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“政治大国”相呼应，中曾根首相今年6月曾指示有关当局采取必要措施，恢复战

前授予武功超群的军人和军属的金鹄勋章制度。只是由于中国的强烈反对，才暂时搁置起来。

新加坡《联合早报》今年8月15日的一篇社论说，40年的岁月似乎“确实产生了磨平痕迹的‘风化’作用”。

“应该‘感谢’日本重新抬头的国粹主义者，他们不时做出一些‘蠢事’，提醒它的亚洲邻人，军国主义的幽灵还未死心，企图为历史翻案呢！”（郭伟）

日本对东北的掠夺掠夺

1937年7月15日，伪满“外交部大臣”张作相

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特命全权大使南次郎缔
结了一个名为“满蒙开拓青少年训练会”的规
定。这个“训练会”以日本关东军参谋长“名义”，
同满铁株式会社“名义”之和“随员”若干名。这个机
构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总枢纽。以此
同时有“满蒙开拓青少年训练会”的公布，接着就是
各种“特殊青少年训练会”纷纷成立。特殊青少年训练会
一共有4个，其中主要的是：东北开拓青少年训练会，开拓
青少年训练会，开拓青少年训练会，开拓青少年训练会
等，很多，还有各种“特殊青少年训练会”

“株式会社”是日本文字，它字面中含义是股份公
司。“株式会社”的金额以股份计算，每股日
币一百元。由日本垄断资本和伪满政府双方
出资经营。日本方面出资的有三井、三菱、住友
满铁和日本财阀鲇川义介，大谷友右卫门等
去经营；伪满方面则把掠夺物作为出资。
例如东北株式会社的资本，是由日本产业株
式会社、满铁株式会社和鲇川义介等去经营，由
伪满政府把掠夺物通过一带和满铁省之大森子
向子文之铁矿山。总裁是鲇川义介，而足
子山青色矿山，付总裁是满铁省（曾任伪满
司法大臣）。

“株式会社”规定，日本股东每股每年最低
股息中须有百分之八的股息，如不足百分之

~~⑤ 乙八~~ 由伪满政府支付伪满方支出的金额，
 乙八，由伪满政府负责补足差额。如伪满
 汽车部经费，社会慰问，一切损失负担
 都归乙八为之。至于伪满生产的各种物资
 等，则大部分都输往日本。特别是1941年，日
 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以后，更加迫切地进
 行掠夺。以一九四〇年为例，一年中，
 就以伪满掠夺铁九十多万吨，铜一
 百多万吨，石油四十多万吨，粮食一百
 万吨，把伪满之物资搜括一空。

伪满官吏李悦

32-559

三、
40年

配合关内开展抗日斗争

“由今年十一月九日至十二月廿九日止，
我国解放区将召开有意义的国民大会，
我党全体同志，又须在关内与广大民众中，
广泛进行抗联救国运动，把运动开展起来，
又须与民众反日的中心口号紧密联系起来，
藉此开展的运动组织工作与宣传”
24年……

(北满省委给高岗同志的信)

(1940年11月29日)

军指 22/1/27号 (另卷)

(此证明，抗联在40年时，对关内情况还是知道的)

40年

三支队40年全年的任务

“今年全年是比较艰苦的时期，你必须坚决顽强的斗争，忠实执行总政治部关于我军在今冬明春开展的“讨伐”的不倦斗争。保存和发展我三支队的实力。这要靠你和王贵月三支队全体干部的英勇斗争，完成任务”

“你的远征区域是非常有战略意义和重大关系，需要——坚决艰苦的开辟与建立00区的党和民众组织工作。你要与纳河县取得联系，把你建立区所开展的党和民众组织介绍给纳河县，随时检查，布置纳县工作，巩固与扩大根据地，领导